

論衡卷第二十七



王充



定賢篇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爲易知世入且不能知賢
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
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爲賢乎則富貴者天
命也命富貴不爲賢命貧賤不爲不肖必以富貴效
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
爲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
而行無廷逆之郅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嫺麗面色
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
庭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
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
工則獄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
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
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衆心
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絜不交非徒失衆
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失於衆意
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即墨有功
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

論衡二十七

通鑑堂

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也者賢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爲賢乎則夫人衆所附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爲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爲賢君大將軍衛青及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爲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爲輕重則衆不歸而士不附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爲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爲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耻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爲於他而僞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闔下坐賤客鼓臂爲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即闔而孟嘗得出又雞可

以姦聲感則人亦可以僞恩動也人亦可以僞恩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劔恒銅鉤之屬切磨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陽燧刀劔鉤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主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是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卽謂之賢如何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爲賢乎夫居職何以爲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僞恩說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爲殿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者效沒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羣臣之功蕭何爲賞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羣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

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曩微不愈夫方猶術
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
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醫未必惠於不爲
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
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
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
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
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
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矣故時當亂也堯舜
用術不能立功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

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
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
謂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
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爲東郡都尉上
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
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爲天下
少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
盜賊浮舩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
謝言難禁復召爲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
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爲東郡都尉歲惡

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
郡之術邪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
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
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
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
致氣既寒更爲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
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
更溫黍穀育生推此以況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
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
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

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醫夏無且是矣荆軻
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爲秦所
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
囊提荆軻既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
百鎰夫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
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
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
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
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
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

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也三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皙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臯陶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

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踈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簪者

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篋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竒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阜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爲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縵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已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已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爲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國耻有分爭之名及大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爲賢無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割口

飢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
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子分
家財多有以爲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之濱
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
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
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
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爲
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
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
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恬

儻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
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
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
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則夫
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
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
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
恠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
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
矣舉檐千里之人材策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驪

黑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況爲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矣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冒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爲善矣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祕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成其篇章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以權詐卓譎能將兵御衆爲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爲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兔之犬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

才爲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疆
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
安之時爲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得名爲
賢也辯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
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
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嗇夫少上林
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
嗇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爲賢乎
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爲言筆書以爲文口辯
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爲敏以

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
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爲賢太
史公序累以湯爲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
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夫
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爲賢以敏於賦頌爲弘麗之文
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楊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
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不足實雖文如
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
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是則避世
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清

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違於聖難以爲賢矣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絜行無知明以

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然則賢

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爲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不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胷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夕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能飭之衆不能見則以爲賢夫內非外飭是世以爲賢

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爲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后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刻異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筴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

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爲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間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論衡卷第二十七

論衡卷第二十八

王充

正說篇

書解篇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說尚書者或以爲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

論衡卷二十八

一

通津草堂

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

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五經總名爲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

論衡二十八

通鑑卷之

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爲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爲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爲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

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鼃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

六論衡二天

三

通津草堂

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

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爲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爲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

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爲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爲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爲始是竟以備足爲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

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
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
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
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
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
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
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爲周易則禮
亦宜爲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爲周則
亦疑今易未必爲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
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說禮者皆知禮也爲禮何家
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
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
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爲
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
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

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
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
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
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

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或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間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温故知新可以爲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竒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爲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不依違作意以見竒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曰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

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

不論衡三八

八

通律草堂

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文爲天子也文又曰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

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
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
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
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臯陶陳知人之法
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
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竒而未必知其能故
言我其試我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
治脩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
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

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爲譬喻增飾使事失
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僞說傳而不絕造說之
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
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爲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
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
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荅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
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出口爲言集扎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

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縹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睨者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湏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輪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僕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竒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竒之物不出潢沔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竒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

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
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荅
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
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
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
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
人書文竒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
者爲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
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
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間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
與湏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塵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
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
忙忙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
十數文王日晏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
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
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雲存中

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
作長卿子雲爲相賦玄不工籍谷曰文王日昃不暇
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而
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闕疎不可
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骨髓豈爲間作不暇日哉
感僞起妄源流氣丞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
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
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
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
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器頑之人
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
倚着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竒其材已極
其知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槃解輔傾寧危非
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
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
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

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蜚彈雀則失鸚射鵲則失鴈方直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蜚捨鵲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爲攻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高祖

旣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爲言著文爲篇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竒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春物之傷或

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
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已能令其言
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夫經之實傳違聖人
質故謂之叢殘比之玉屑故曰叢殘滿車不成爲道
玉屑滿篋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叢殘况遠聖從
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
而施行荅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
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
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

論衡三

十四 通津草堂

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肆是
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
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
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
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
不具龜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
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
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
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
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

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最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湏不驩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與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第二十八

論衡二十八

十五 通津草堂

